

## 由 2 channel 到

## 21

**音樂** 最初始的起點是聽覺享受，繼而聽者的欣賞力不斷提升，漸次超越聽覺的層面，進而成為心靈的感受。

**音響** 原本是為方便欣賞音樂的手段，漸漸，聽者對 Hi Fi 元素無止境的追求，吹毛求疵的音效改進，偏離心靈感受音樂的原意，打回原形只追求聽覺享受。

縱情一下，人之常情，花得起錢，Hi Fi 當然要升級，軟件當然要最燒版本。CD 舊曲翻新十次未算新，黑膠絕版可以再版。每一次新版自不然有人讚好，大家的耳朵真的越磨越利；音樂其實從來沒變，欣賞力從此原地踏步。

發燒友很懂得平衡，起碼也懂得說自己是聽音樂，不是聽音響。有些更懂得去音樂廳欣賞古典音樂會，聲稱多聽現場有助校聲。看到了嗎？是為了校聲，也就是為了聽覺享受。也沒所謂，喜歡音響就喜歡音響。不過，聽現場古典與聽古典 Hi Fi 根本是兩回事，尤其是兩聲道音響。發燒友口中的層次、定位，深度、距離，以至樂器尺寸比例，甚至人聲口形大小，合唱團數得出人頭，在越磨越利的錄音技術及音響科技雙劍合璧之下，與現場氣氛越拉越遠。一語道破，現場根本聽不出這麼精準。

很多年前，Gil Shaham、Orli Shaham 兄妹來多倫多演奏，我坐在 Roy Thomson Hall 的最佳位置，刻意將現場聽感印在腦上，回家即時開機，將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曲目“Dvorak for Two” CD 再聽一次。Hi Fi 有齊層次定位尺寸比例距離深度，現場一無所有，比例放大，音像發漲重疊，發燒元素全部渾化整合為音樂，根本不可能分解。

Hi Fi 自從由單聲道進化為兩聲道以來，一直在追求幻像，一個比真像還要更真的假像。誰說假的真不了？只要假得比真的更美，就有人信以為真。兩聲道的幻像最“真”的時候，確能將音響和音樂之間的分界線淡化，不過有個條件：你一定要坐在所謂皇帝位。發燒友如果不坐在皇帝位，會渾身不舒服，東歪西倒的 Hi Fi 元素令人心神恍惚，音樂也聽不進耳。

縱壞了耳朵的發燒友苦苦追求的“沒有最好，只有更好”，Hi Fi 元素提升了一兩個巴仙就是好，聽到以前聽不到的細節就是好，其實是向着牛角尖的尖端死

鑽，很難叫他們退回來，他們已喪失了客觀的適應能力。欣賞音樂原來應該有開放的懷抱去接受不同的音樂、不同的演繹，以至不同的演奏形式、不同的聆聽環境，放在任何一處都可以將專注力放在音樂，而非音響。

也許發燒友的確應該多聽現場古典音樂會，但不是要坐最佳位置，而是要偏離大堂中座。我曾經在 Roy Thomson Hall 三樓飛機位聽多倫多交響樂團，甚至在台上樂團後面居高臨下對着指揮（整個樂團的音像是反轉的），也一樣陶醉在音樂之中。最近看了 Royal Ballet 的 Romeo & Juliet 最後關頭買票，還坐在銅管組幾呎之外（樂團在台下的），那真是適應能力的終極考驗。如何在 Hi Fi 上重現音樂廳的環境氣氛，是音響設計師的理想。最早的實踐方案自然是將兩聲道擴展為多聲道。70 年代的 Quadraphonic LP 四聲道唱片我也收藏了好幾十張（Columbia EMI/Angel 的 SQ 與 RCA 的 QuadraDisc），礙於當年的高居與拮据都不容許設置四聲道音響。直至年前購入保養得極好

簡兆明



△ Morten Lindberg

挪威的 2L (Lindberg Lyd AS) 是 Morten Lindberg 創立的錄音品牌，Morten 一早已投放大量資源於多聲道，自 2006 年的 Immortal Nystedt (2L-29 SACD) 被提名 Grammy Awards “ Best Surround Sound Album ” 及 “ Best Choral Performance ”，此後除了 2008 年每年都有錄音被提名最佳環繞聲，雖然終歸差了一點拿獎的緣份，但從來沒有一個品牌像 2L 這樣六年獲得十二項 Grammy 提名。

Morten 的多聲道錄音功力永無止境，不墨守成規，不斷自我突破。他的早期錄音有些只是兩聲道，但也顯示出示範級水準，不過 Morten 仍不滿足。他認為兩聲道與環繞聲根本無從比較：“如果用雙倍資金將一套兩聲道系統升級，你很可能將主觀音效提升一至兩成。以同樣資金投放於一套 5.1 環繞聲系統，你肯定在臨場感和像真度上面取得 300% 客觀改善。這種完美境界之所以不能每次兌現，是因為並非每個錄音品牌都能充份發揮多聲道的真正潛能。他們只會將後聲道局限於現場環境氣氛，徒令兩聲道發燒友有更多借口固步自封。即使單一件樂器的獨奏錄音，保守派堅持兩聲道已經足夠，環繞聲根本無作為。如果我們按照傳統錄音室的“多組單點音源”聲軌合成錄音去處理，這可能是對的。但我們的錄音對象並非樂器本身，而是樂器所處的整個演奏環境形態。現場裏的大鋼琴不是單點音源，是三維立體化的音樂塑像，而環繞聲就能將這聽感實現。”(原文見 [www.2L.no](http://www.2L.no))

2L 追求的解像度就是要重塑樂器或人聲與演奏環境互動之下的立體音像，為了準確記錄最微細的訊息，他們率先採用 24 bit/352.8kHz 超高採樣率的 DXD (Digital eXtreme Definition) 科技於母帶記錄貯存，其數據量是 DSD 的三倍，達 8.4672 Mbit/s 每聲道，可以有充裕的 headroom 進行更精微的剪輯及混音平衡工作，最後再量化為 SACD 的 DSD 或 Blu-Ray 的 PCM 制式。除了 DXD，Blu-Ray Audio 也是 2L 率先應用於商業發行的錄音。

Morten 個人喜歡 PCM 多於 DSD，他覺得 DSD 比較柔化、美化，而在細節和透明度畧為折衷，不過這可



的 Beogram 6000 (配 MMC 6000 四聲道唱頭) 及 Beomaster 6000 4-channel (上圖)，才體驗到四十年前的科技心血，即使今時今日聽來也要感動，因為它實在是那個年代為重現場音樂的最大的努力。

今日的數碼音源在技術指標上不斷突破，音樂感與分析度相輔相成，多聲道由 DVD-Audio、SACD 到 Blu-Ray Audio 已經進入成熟階段，仍然不被發燒友接受，原因很簡單：兩聲道已不容易搞，再多幾個聲道，何苦來哉？他們有所不知，多聲道其實易搞得，基本只要將五隻一式一樣（或接近）的揚聲器，在五個指定方位隨便一擺，接上功放，臨場感已差不多。兩聲道難搞，是因為轉牛角尖，要擺位調聲才出到層次定位，五聲道追求的不是這些瑣碎細節，而是整體的現場氣氛情緒，是回歸音樂懷抱，況且音場的寬廣深度與空氣感已先天佔優，兼得先進數碼錄音技術支持，解像度絕無後顧之憂。

以從器材（特別是揚聲器）的配搭上取回平衡。作為錄音師，Morten 當然認為沒甚麼比拾音器的佈置更重要。在這方面，他是個革命先鋒。“兩聲道是平面的畫布，環繞聲是雕塑，你可以隨意移動，感受不同的聽覺空間。”

要說服兩聲道發燒友不容易，因為牛角尖有牛角尖的吸引。有一次，一位挪威音響權威寫手到訪 2L 錄音室，Morten 準備給他播放 Trondheim Soloists 演奏的 Mozart 小提琴協奏曲 (2L-038 SACD) 及 Divertimenti (2L-050 SABD，世界首張藍光音碟，三項 Grammy 提名及 Gramophone Editor's Choice！) Morten 先解構他的拾音器佈置：樂團圍成一個圓圈，包圍着中間的環繞聲拾音器。這位寫手當場起身告辭，Morten 懇求他先聽一聽，結果他聽了三小時，臨行前說“我要回家寫稿，為我三十年來的錯誤引導向讀者道歉，環繞聲才是真的！”

我可沒有這樣衝動，因為我仍然樂於在兩聲道的牛角尖外面享受音響之樂。同時，我也知道多聲道的而且確比兩聲道更有臨場感的事實，即使是 Mercury Living Presence 和 RCA Living Stereo 的三咪式錄音，3-channel 就比 2-channel 強。2L 革命性的環繞聲錄音，我也有足夠開放的態度，去客觀體驗這種極度主觀的聆聽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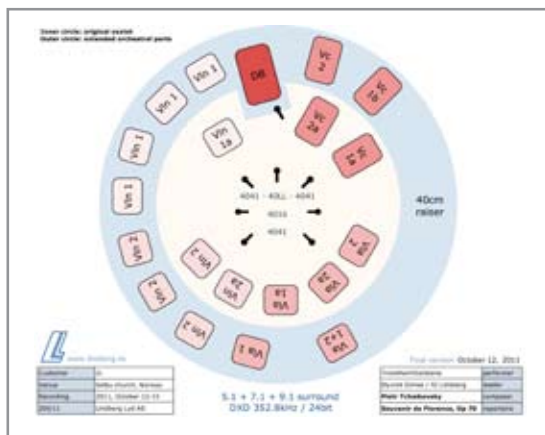
2L 最新的錄音是 Trondheim Soloists 的 Souvenir，曲目包括 Tchaikovsky 的 Souvenir de Florence 和 Serenade for Strings，Nielsen 的 Suite Op.1 和 Kunstnerens-baare Op.58《少年藝術家的葬台》。這是 DXD 7.1 錄音，但 2L 為隆重其事，破天荒以

180g. 黑膠碟優先發行，編號 2L-090A-LP 及 2L-090C-LP，藍光音碟 2L-090 PABD 要八月才上市。我先從網上下載了 96kHz 多聲道及 192 kHz Stereo FLAC 檔案，先聽為快的當然是多聲道，音源播放器是 Oppo BDP-95，將存檔硬盤接上 USB 2.0 接口，一切遙控操作如同藍光碟一樣方便，也算是無電腦、無煩惱的 CAS。

圍圈式的樂團擺位是 2L 慣技，Morten 的解釋不無道理：“歷來人們原本就與音樂家圍坐一起享受音樂，後來，將音樂家安置在台上演奏其實是經濟原因，好容



△ Tchaikovsky 的 Serenade for Strings 樂團排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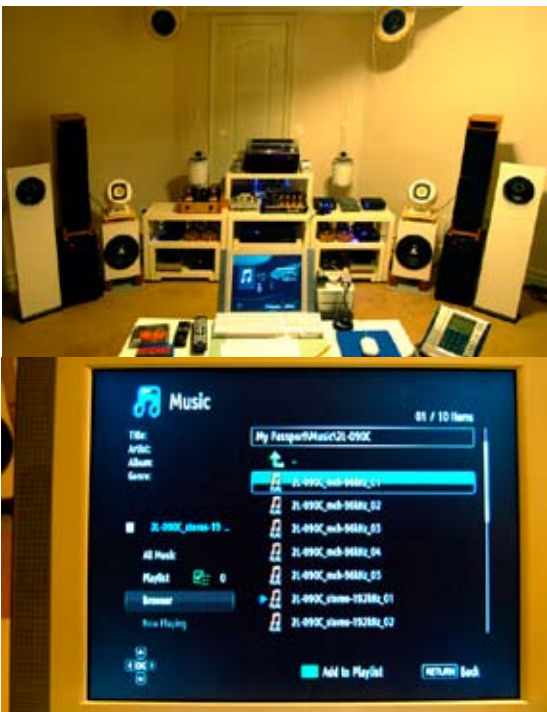


△ Tchaikovsky 的 Souvenir de Florence 樂團排位。

納更多聽眾。久而久之，大家又覺得在大堂中座第五行聽最理想，那實在是怪誕的現象，因為實質上聽眾完全與音樂分隔。兩聲道當然是這個現象的重演，這是平面化、隔着距離的鑑賞。”

這個新錄音 Morten 用了更“極端”的手法去打破發燒友根深蒂固的習性。Tchaikovsky Serenade 的樂團排位圍圈不獨止，樂器完全不分組，沒有兩件相同的樂器靠在一起。我即時想起兩件事：第一、這樣演奏，難度極高。第二、慣了數人頭的發燒友還數得了？





△ 14.2 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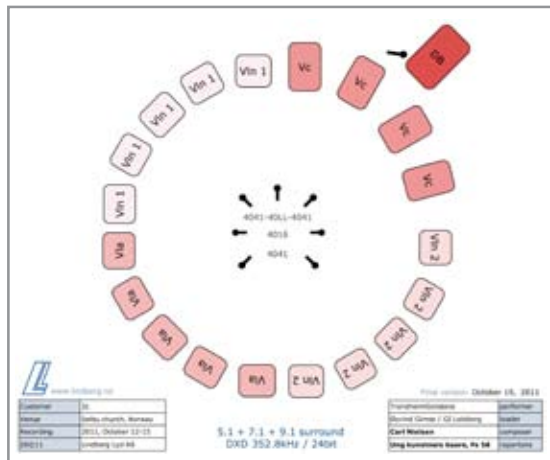
我自認適應力高，畢竟，有那個玩轉多聲道的 2L 錄音我未聽過？定音鼓在背後轟擊的 Grieg 鋼琴協奏曲我都接受，這算得甚麼？其實 Morten 百分之八十的聲樂錄音早已是男女不分的真正“混聲”合唱，（如果發燒友說 2L 錄音數到人頭，百分之八十的機會他是猜錯。）我先在全套 Mark & Daniel 7.2 揚聲器的石機組合上播，動態凌厲的高中低頻將弦樂圈子圍得密不透風。再移往全膽機推動的 14.2 系統，完全將這個“混弦”Tchaikovsky Serenade 舒展得渾然一體，泰然自若，令人渾然忘我，融入於音樂之中，但弦樂質感與音色卻是真實得像在身旁。而奇怪的是“混弦”音像一點也不混亂，反而是更有組織，不過是整體、全盤的組織，而不是發燒友習慣一個個樂器組分割的組織。

最不可思議的，是 Trondheim Soloists 的樂手雖然各散東西，但可以隔空整合一個技巧完美而感情自然的音樂 vision，主線副部脈絡分明，旋律的流動力，節奏的脈搏感都協調完美。我完全不感到任何音響上的“異樣”。如果你再細心查看 Morten 的樂團排位，其實絕對有章法，四種弦樂器的首席都位於“要塞”，所以聽來這樣自然順耳。

Nielsen 的 Suite Op.1 排位算是最保守了，第一小提琴前左，倍大提琴前中，第二小提琴前右，中提琴後右。《少年藝術家的葬台》將第二小提琴與大提琴對掉，倍大提琴也右移到大提琴之後，配合樂曲深沉的哀思。Souvenir de Florence 原為六重奏，排位分兩圈，內圈基本上是六重奏，外圈是弦樂團，最多對答樂段的第一小提琴與大提琴都安排在前面。



△ Nielsen 的 Suite Op.1 樂團排位。



△ Nielsen 的 Kunstneres-baare Op.58 樂團排位。

據 Morten 透露，這次的兩聲道沒有另置拾音器，混音主要用 L+R，加入適量 Ls+Rs 調校質感。他用全向式拾音器，前左右聲道已涵蓋整個樂團，混入後聲道的高頻訊息便可微調質感。兩聲道版本同樣感人，而且同樣有齊發燒友最關心的 Hi Fi 元素。

最後，唱片封套的配圖耳內有耳，你會怎樣解讀？告訴你，這是繪圖那位畫家在錄音期間坐在演奏圈內得出的感受。👂